

女帝奇英傳

二

梁羽生著

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
目 录

- 九 吟到恩仇心事涌.....(1)
- 十 柔情似水最难禁.....(26)
- 十一 假作真来真作假.....(43)
- 十二 张冠李戴入长安.....(63)
- 十三 怅惘恩仇难自解.....(79)
- 十四 飘零琴剑泪痕多.....(102)
- 十五 瀚海风砂迷望眼.....(125)
- 十六 天山冰雪种情根.....(141)

九 吟到恩仇心事涌

李逸瞿然醒起，他曾见过上官婉儿使这路剑法，怪不得如此眼熟。上官婉儿是长孙均量的徒弟，这少年能够使这路剑法，当然也是和长孙均量大有关系的了。

这时马元通正使到一招“云龙入海”，鞭势指东打西，若虚若实，那少年欺身猛攻，一个疏神，竟给软鞭缠着剑柄，马元通正待将他的长剑甩出手去，可是那少年神力惊人，双足钉牢地上，纹丝不动，马元通反而给他拉上三步，他的剑锋便沿着鞭梢径削马元通的手指，这一下反客为主，大占上风。但马元通身经百战，经验比那少年丰富得多，一见不妙，鞭梢一抖，又缠上那少年的手腕，勒得他的腕骨痛如刀割，彼此僵持，谁都不愿放手，那少年固然皮伤骨痛，但他的利剑寸寸上移，马元通堪堪就要给他刺着，双方都是惊险非常！

那小丫环一看正是时候，娇声一笑，飞身掠下，短剑一挑，就在这时，与少年同来的那个女子亦自飞身掠起，两人几乎是同时到达，但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马元通的金丝软鞭给那少女削去了一截，那少年的长剑被小丫环的短剑一粘一引，借力打力，顿时也立足不稳，被她“带”动，斜跃三步，这才定得住身形。

那少女望了武玄霜的丫环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唤你家的夫人出来。”小丫环笑道：“兵对兵，将将对，你赢得了

我，再见我家小姐也还不迟。”言下之意，大是不屑，那少女秀眉一挑，淡淡说道：“好，那就来吧，我大你小，我先让你三招！”她是名门闺秀，心中虽怒，神色上仍甚矜持。

那小丫环道：“且慢，我不斗无名之辈，得先问问你的来历，你是长孙均量的什么人？”那少女被她激怒，再也忍耐不住，青铜剑扬空一闪，虚劈一招，指着那小丫环道：

“我父亲的名字岂是你叫得的？再油嘴滑舌，我可要惩戒你了。”

原来这对少年男女正是长孙泰与长孙璧兄妹，他们的父亲长孙均量闻知谷神翁在峨嵋金顶召开英雄大会，他和谷神翁乃是多年旧友，不过自他隐居剑阁之后，就未通音讯了，他只因自己武功未曾恢复，不便前往，便打发儿女出道，去拜见谷神翁，也好让他们开开眼界。两兄妹动身稍迟，未到峨嵋，英雄大会已散。他们在途中遇到从英雄会上溃败下来的人，得知英雄大会被一个少女捣毁，十分惊诧，但他们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便一路追踪下去，想找武玄霜较量，追到双流县的一个小镇，从一个客店主人的口中，得知武玄霜的驷车昨日刚刚经过，他们一听店主人的描述，不但武玄霜的形貌和那些人所说的捣毁英雄大会的少女相符，而且车中卧病的少年，也象是他们所说的那位王孙李逸。两兄妹急忙快马追赶，再追了两天，才在此地相遇。

长孙兄妹初次出道，跃跃欲试，一心想与武玄霜大斗一场，看看这个捣毁英雄大会的女魔头，究竟是怎么个厉害法？那知武玄霜还未曾露面，只一个驾车的乡下汉便与长孙泰打成平手，如今向长孙璧挑战的，又只是一个稚龄的小丫环，而且这个小丫环还大言炎炎，狂傲非常。

长孙璧接着怒气，冷冷说道：“让你三招，赶快动手。”

那小丫环一声娇笑，叫道：“好呀，那么小婢子讨打来了！”这乃是针对长孙璧刚才说要惩戒她的话而言，长孙璧柳眉一挑，手按剑把，陡然间，但见眼前红霞疾涌，绸影翻飞，那小丫环用一条绸带作为兵器，蓦然卷到，长孙璧吃了一惊，道声：“好快！”身形一晃，随着红绸飘出三丈以外。那小丫环脚尖一点，如影随形，短剑挽了一个剑花，立即跟踪刺下，剑光人影之中，但听得“嚓”的一声，短剑将路旁的一株树枝削断了！

那小丫环连发两招，都被长孙璧用轻巧的身法避开，也是吃惊非小，她杀得性起，红绸一翻一卷，短剑回旋反削，一柔一刚，一招之中，含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家数，正是她从武玄霜刚学会的一招最得意的招数，长孙璧霍地一个“凤点头”，惊鸿掠燕般地绕到那小丫环背后，那小丫环似乎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，短剑未曾放尽，倏然间往后一掠，“咣”的一声，竟把长孙璧头上的凤钗削为两段。

李逸看得手心捏了把汗，低声说道：“请你看在我的份上，不要伤害他们。”话一出口，忽地想起武玄霜乃是自己的敌人，有何情份？”不禁面上一红，武玄霜似是没有察觉，嫣然笑道：“明珠这回碰到对手了，妹妹的武功比哥哥好得多！”

长孙璧又惊又怒，嗖的一声，青铜剑脱鞘而出，立即一招“直指天南！”剑光如练，闪电刺去，那小丫环还了一招“横架金梁”，说道：“承让三招，佩服佩服！”她胸无城府，这话乃是出自真心。原来她起初见长孙泰的身形迟滞，只道妹妹亦不过如是，她自幼跟随武玄霜，以武玄霜的本领作为标准，眼界自是甚高，故此一开头便出言讥诮，倒并不是她素性骄狂的。

小丫环虽是真心称赞，长孙璧听来却是刺耳得很，当下含嗔不语，刷、刷、刷！又是连环三剑，她的父亲长孙均量与谷神翁尉迟炯齐名，乃是当世三大剑术名家之一，长孙璧心灵手敏，除了气力不及哥哥之外，轻功和剑法都比哥哥高明得多，这三剑一剑紧似一剑，端的剑势如虹，变化无方。那小丫环好胜之心勃起，笑道：“刚才我使到第四招才削断你的凤钗，这个不算，咱们如今再好好的比划比划！”

长孙璧凝神待敌，这时她那还敢因为对方是个小丫环而有丝毫轻视？但见那小丫环将绸带抖得笔直，如箭射来，将近身前，蓦然一翻一卷，当成软鞭来使，长孙璧使出“飞鸟投林”的身法，回身一掠，衣袖一拂，将小丫环的红绸拂开，剑诀一领，顿时一招“玉女穿针”，反客为主，剑尖刺到了小丫环肩后的“风府穴”，那小丫环一个车身，红绸抖起了一道彩虹，将长孙璧的剑锋引开，反手便是一招“仙人换影”，剑光闪闪，绸影飘飘，直把倚在车前的马元通都看得头昏目眩，长孙泰失声叫道：“妹妹小心！”但见长孙璧展开她在剑阁上学得的绝顶轻功，随着红绸飘闪，运剑如风，瞬息之间，已向那小丫环连攻了七八记精妙的剑招！

李逸躺在车中，但听得叮叮咣咣之声，恍若繁弦急管，从帘内窥出，已是不大清楚，禁不住坐起身来，揭开了车帘，武玄霜忽地微微一笑，一手按在他的胸前，说道：“再过四天，你便可以起身行走了，何必心急。”李逸一看，日影当中，武玄霜每天早午晚三个时辰，都要按时按刻为他推拿疗治，此际正是正午时分，又该是运气疗伤的时候了。

就在此时，长孙泰一眼瞥见了武玄霜与李逸二人，大声叫道：“殿下宽心，长孙泰接驾来了！”疾奔而下，武玄霜倚着车边，露出上半截身子，微微笑道：“叫你的妹妹一齐

上来，明珠，你不是长孙小姐的对手，退下去吧！”话声未停止，长孙璧不待那小丫环退让，早已一招“神龙掉尾”，将她迫开，兄妹俩一先一后，双双奔至。

武玄霜笑道：“令尊翁剑术名闻天下，难得相逢，请贤兄妹尽量施展，让我开开眼界！”长孙泰想不到武玄霜竟是这样美貌的少女，呆了一呆，但见她漫不经意的倚着车上的栏栅，只有一只纤纤玉手垂在车外，那神气竟是毫不把自己放在心上，不禁怒气陡生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下车来，咱们较量较量！”武玄霜持剑在手，笑道：“我要看护病人，恕不下车奉陪，请贤兄妹上来吧。”长孙璧立即凌空跃起，青钢剑挽了一朵剑花，迎面刺来，长孙泰左臂一伸，便要把武玄霜拉下，武玄霜一声长笑，剑锋倏的向上一擦，随即倒转剑柄往下一撞，长孙璧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，好似断线风筝般地跌了下来，长孙泰却闪避不开，肋下被她的剑柄一撞，半旁身子顿时麻软。两兄妹又惊又怒，长孙泰吸了口气，喝道：“看招！”两柄长剑奔雷闪电般的杀到，武玄霜短剑一引，长孙泰一剑劈去，刚好与长孙璧的青钢剑相交，长孙璧给她哥哥的猛力震退三步，长孙泰也几乎立足不稳。

长孙璧瞪了她哥哥一眼，贴在他耳旁说道：“为什么不用孔雀开屏？”这乃是怪她哥哥适才出招出错了，声音说得很轻，出于妹妹之口，入于哥哥之耳，旁人决计不能听见。不料一言甫毕，武玄霜忽地笑道：“贤兄妹未曾尽展所长，再来再来！”长孙泰燥得满面通红，长剑向武玄霜一点，刷的便是一招“孔雀开屏”，长孙璧也抢着攻了一招“彩凤舒羽”，双剑齐到，一左一右，端的好似凤凰孔雀，张开翅膀一般，刚健婀娜，美妙异常！

武玄霜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顺手招架，“挡”的一声，

将两柄剑同时格开，左手仍然贴在李逸胸口的“璇玑穴”上，轻轻给他推血过宫，李逸心头烦乱，真气运转，略感不舒，武玄霜如有所觉，低下头来，微笑说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必看在你的份上。”言下之意，乃是答应他不伤害长孙兄妹，眼光温柔之极，李逸心头一荡，但觉一股热力，从她掌心徐徐传入，导气通关，顿时心胸宁贴，舒服无比。

长孙兄妹见她回首车中，低头说话，虽然看不见车中人面，但亦猜得到定是李逸无疑，心中均是一怔，想道：“难道殿下竟然给这个妖婢迷惑了？”听她话语，瞧她神气，竟是满不把比剑当做一回事情，而是心神另有所属，只管照料车中的病人。两兄妹又怒又气，不约而同的展开最辛辣的进手招数，运剑如风，双剑连环急攻。武玄霜头也不回，双眼只是凝视李逸，用温柔的眼光抚慰他，唯恐他被外物乱了心神，以至加重伤势。李逸甚是感激，渐渐如受催眠，果然不再理会她的比剑，顺着她手心传来的热力，徐徐运气，不过一盏茶时刻，便已气通百穴，透过重关，比往日受益更大。这时神智清宁，吐了口气，双目张开，但听得兵刃相交的叮咣之击，有如暴风骤雨。车厢外长孙兄妹一剑紧似一剑，攻得越来越急了。

武玄霜舒了口气，微笑说道：“午间的功课完了。”蓦然回过了头，对长孙兄妹笑道：“峨嵋剑法，果是高明，小妹领教过了，两位请歇歇吧。见到尊翁之时，请给我问候。我还要赶路，不敢再留两位的大驾了。”话语一完，劲透剑尖，往上一挑，铮的一响，顿时把长孙泰的那柄长剑削去了一截。长孙泰面色灰败，长孙璧陡的转身，一言不发，立即跨上马背，刷刷几鞭，催马疾驰，长孙泰呆了一呆，自感无颜，跳上马背，也追他的妹妹去了。

李逸坐起身来，靠着车厢，目送长孙兄妹绝尘而去，心头有说不出的滋味。既感武玄霜的柔情似水，又从长孙兄妹想起了皇祖的老臣长孙均量，再从长孙均量想起了上官婉儿，但觉情怀历乱，不能自己！

武玄霜曼声吟道：“君不行兮夷犹。蹇谁留兮中洲？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。”借楚辞中湘君一篇的辞意，问他有什么心事犹豫不前，是不是想念一位妙丽的佳人，若是那样，就该催桂木做的船快走啊。那小丫环微微一笑，道“马大叔，快赶车！”李逸怔了一怔，惊诧这两主婢怎的如此聪明，竟好象猜到了自己的心事？

随着车轮的转动，李逸的心情也越转越乱，低声问道：“我的琴呢？”武玄霜道：“琴剑无恙，都在这儿。”李逸斜靠锦垫，抚弦歌道：“日居月诸，胡迭而微？心之忧矣，如匪汗衣，静言思之，不能奋飞。”这是诗经中的一章，写的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，被群小所制，不能奋飞，又不甘退让，怀着满腔忧郁，无可告语，因而有了这一篇缠绵宛转的申诉，若译成白话诗那意思就是：“问过月亮问太阳，为何有光象无光？心上烦恼洗不净，好象一堆脏衣裳。我手按胸膛细细想，怎能高飞展翅膀？”李逸弹这章诗，正是对武玄霜问他有什么心事的答复，他将自己比作那位“不能奋飞”的“君子”，境况相同，惜真意切，满腔忧愤，都从琴声中发泄出来。

武玄霜道：“还不止此吧？公子兴犹未尽，我还想再听一阙。”李逸想起了上官婉儿，不能自己，又再抚弦歌道：“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裳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亡！绿兮丝兮，汝所治兮，我思古人，俾无尤兮。”这一篇诗本来是诗人睹物怀人，思念故妻的。李逸却借此诗意，来怀念他的知己上

官婉儿，若译成白话诗那意思就是：“绿色的上衣啊，黄色的裙裳。心里的忧伤啊，怎能够遗忘！绿色的丝啊，你亲手理过。想念着我的故人啊，纠正我多少差错。”他想起上官婉儿去行刺武则天，定然吉少凶多，只怕当真是生离死别，相见无期。不觉悲从中来，难以断绝，琴声弹得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

武玄霜接过琴来，也抚弦歌道：“芳与泽其杂糅兮，羌芳华自中出，纷郁郁其远承兮，满内而外扬。情与质信可保兮，羌居蔽其闻章。”再用楚辞“思美人篇”的辞意，答复李逸。意思是说：“香的和臭的混在一块儿，象君子与小人共处一朝，但杰出的香花在凡卉之中也能自别，它的芳香四溢怎也不会散消。美好的品质总能保持，美好的声名在荒僻的地方也总能传出去，用不着你替她心焦。”她把上官婉儿比作杰出的香花，终必能够从凡花之中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懂得好坏，识得是非。由于她美好的品质，她绝对不会被埋没。那就是说她必然会给武则天赏识的了。李逸很不想她提起上官婉儿，但听她借琴音表达，说得那样肯定，好象上官婉儿将来终于与他背道而驰，不觉愕然。

骖车辘辘，琴韵悠扬，李逸抬起头来，正好与武玄霜的目光相接，李逸一片茫然，不觉问道：“你到底为了什么救我？”武玄霜笑道：“我是要为国家保存一个人才，也好让你将来可以有机会奋飞啊！”李逸淡淡说道：“那除非是沧桑换了。”意思明显得很，他在武则天的治下绝不能出头，武则天也不配用他。除非是恢复了李唐的江山，他才可以一飞冲天。武玄霜深深的看他一眼，微笑说道：“可惜你的知音之人不在。嗯，我思故人，俾无尤兮。若是有这样一位故人，时时思念，倒也不错。”“我思故人，俾无尤兮”。正

4

是刚才李逸所弹奏过的两句诗，意思是思念故人可以纠正自己的差错，那是李逸想起了上官婉儿有所感而发的。如今武玄霜就用这两句诗来暗讽他，意思是说：“若果你的知音人上官婉儿在这里，她一定会指出你的错误的。”

李逸与武玄霜各用琴声问答，各用说话试探，但心灵之间，总是不能融洽。听了武玄霜那两句话，李逸再也忍受不住，心中想道：“上官婉儿未必就如你所想的那样，甘心忘了父母之仇，颛颜事敌。纵然婉儿变了，我也绝不会向武则天折腰！”武玄霜看他面色，一笑说道：“我不懂说话，可是有什么触犯你了？”李逸冷冷说道：“多谢你一再指点，可是我不是三尺小童，香的臭的，相信自己还可以分辨出来。”武玄霜叹口气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这时驷车已进入两峰夹峙的谷口，山花夹道，鸟语迎人，李逸的心情稍稍宁静，忽听得那小丫环说道：“有人赶在我们的前头入山去了，喂，马大叔你看这路上马蹄的痕迹，敢情就是刚才那一对长孙兄妹？”

不错，长孙兄妹这时正在邛崃山中，意外地见着了一位遁世高人。且说长孙泰被武玄霜削断了剑尖之后，羞愧之极，纵马急驰，许久许久，才追上他的妹妹。长孙璧比她的哥哥更不认输，埋怨她的哥哥出剑不快，变招不灵。长孙泰苦口苦脸的說道：“我也不知是怎么怎搅的？敢情那妖女真的会使妖法，不论咱们怎样急攻，眼看剑尖就要刺到她的身上，却被她轻轻一挡便挡开了。”长孙璧道：“那是什么妖法？这都是你不能好好的和我配合之故。”长孙泰只好顺着妹妹的口气说道：“是啊，咱们到底是第一次和敌人交手，吃亏在经验不够，要不然也不会这样莫名其妙的便输了。”长孙璧道：“我一路琢磨那妖女的剑法，喂，咱们再拆一拆刚

才的招数，明天追上去和她恶斗一场。”长孙泰心中暗笑：

“妹妹比我还要好强。”可是他也想挽回面子，而且知道妹妹素来聪敏，说不定她真的琢磨出了所以然来，心中想道：

“纵然再斗也未必胜得了那个武玄霜，但我拆一拆刚才的招数总是好的。”于是点头同意，两兄妹跳下马背，便在山旁拆起招来。

哥哥气力充沛，妹妹身法轻灵，虽然只是拆招，也打得十分紧张精采。打到分际，长孙泰将剑诀一领，弯腰插柳，剑尖在地上一按，倏的反弹削出，长孙璧举剑拨开，说道：

“这一招‘云起巫山’使得不对，你看我的。”拗步弯腰，刷的一剑刺出，喝道：“撒手！”但听得“咣”的一声，长孙泰蹬蹬蹬连退三步，虎口发麻，然而那柄长剑居然没有撒手。长孙璧满面通红，长孙泰道：“我虽然没有撒手，但我的气力比你大，却被你借力打力，将我迫退三步，已是十分难得。嗯，你这一招确是比我高明。咱们刚才若同时使出这招，定可败中求胜。”

忽听得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叹道：“要别创新招，真是谈何容易？以长孙均量的学力，峨眉剑法的这一破绽，也是至今还未补好。”

长孙兄妹吓了一跳，急急收招，只见一个白须飘拂的老头儿，不知是什么时候走来的？这时正站在旁边，看着他们微笑，眼光中却是一股苍凉的神色。长孙璧暗暗嘀咕，心里想道：“父亲常说，临敌之际，要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若然他是敌人，在背后偷袭，岂不糟糕？咦，奇怪，凭我的耳力，怎么听不出他的声息？”

长孙泰心思没有妹妹灵敏，一时之间竟未想到别人能够这样的突如其来，到了面前，才给自己发现，武功定是比自

已高明，听他评论自己父亲所创的剑法，竟似意存轻视，不禁勃然火起，怒道：“好呀，你说我们的峨嵋剑法甚有破绽，你定然是个大行家了？小子冒昧，倒要请你下场试试，让我明白破绽在什么地方？妹妹，把你的剑给他！”他见那老头没有带剑，便叫妹妹将剑给他，那当然是坚持着要和他比剑了。

那老头儿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已发誓终生不再使剑和人动手了。不过你们要请我指点，我倒是义不容辞！”长孙泰怒道：“好，那就请来指点吧！”长孙璧道：“老前辈，你是谁？”两兄妹各有想法，口吻不同，争着说话。那老头微笑道：“好吧，你们两人再继续拆招，待我看到高兴的时候，便来指点你们，那时也许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谁了。”

长孙泰见他倚老卖老，甚是不服，长孙璧忙道：“哥哥，咱们再练一练，喂，留心，接招！”嚓的一剑便刺，长孙泰素来顺从妹妹，况且她剑已刺到，非接不可，只好和她再继续拆招，过了许久，还未见那老头开声指点，长孙泰正自不耐，长孙璧却是心中一动，蓦然一记“云起巫山”攻出，就在这时，只听那老头儿哈哈一笑，两兄妹但觉微风飒然，那老头儿倏的拦在他们之间，双掌一分，笑声未停，他们的两柄长剑早已被人家夺去！

长孙璧尖声叫道：“你是蹶云剑谷神翁老伯伯！”须知蹶云剑乃天下最轻灵飘忽的剑法，这次谷神翁虽然没有用剑，但他那妙绝天下的“蹶云步法”，却已给长孙璧认了出来。长孙泰心思较钝，这时亦已想到：“对啦，爹爹说过，胜过本派轻功的只有飘忽莫测的蹶云步，他能够在举手之间就能夺去了我们的两支长剑，当然是谷神翁了！”想起刚才说话暴躁，甚是尴尬，只好上前陪礼，尊了一声“谷老前

辈。”

谷神翁哈哈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找不到老子，却找到了儿子了。”长孙璧问道：“谷老伯曾经到过剑阁找寻家父么？”谷神翁道：“正是。你当然知道我和你们的爹爹以前是最要好的朋友。二十五年前，我们在峨嵋论剑，那时你们都还没有出世，你爹爹新创了一套剑法，对‘云起巫山’这招尤其得意，这是败中求胜的好招，变化奇幻，确实有鬼神莫测之机，我也甚为佩服，但这一招却有个漏洞，因此要败中求胜，所以走的便是冒险一搏，快速进攻的路子，己方上三路便不能不露出空洞。当时我向你爹爹说了，你爹爹说这诚然是个破绽，但敌人怎能料到我突然出此奇招？而且对方在胜招之际，也必然要乘胜追击，他的下盘也自然要露出空门，又怎能拆解我的招数，我不以为然，但当时也确实想不到怎样去破他这一招。后来我见了尉迟炯，彼此琢磨，才想出了破招的妙法。所以刚才你们若不是恰恰使到这招，我还未必能这样快便夺了你们的剑呢。这次我因事入蜀，听说你爹爹隐居剑阁，前几天我便去找他，一者叙旧，二者想和他再研究这一招，却不料扑了个空，他不知搬到哪里去了。”

长孙泰道：“家父已搬到青城山玄化和尚的寺中避仇去了。”谷神翁说道：“避仇？避什么仇？”长孙璧将父亲受了恶行者与毒观音暗器所伤，失了武功的事，详细说了一遍。谷神翁道：“真是该死，这两个魔头恶性兀是不改，好在我这次没有邀请他们。不过，你父亲也未必需要再练十年，我有一位朋友或者可以助他早日康复。”长孙兄妹正要请问是谁，谷神翁道：“我还有一事未明，你们刚才拆招之际，说是再要和什么人大斗一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长孙兄妹知道了是谷神翁之后，早就想邀他去截劫驷车，再斗武玄霜了。但转念一想，他们曾听过道路传言，说是这次英雄大会之所以瓦解冰消，便是因为谷神翁败给了那个女子。他们不知是虚是实，但怕伤了谷神翁的面子，故此迟迟不敢开口。如今谷神翁问起，只得将实情告诉于他。谷神翁长叹一声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随即又焦急的问道：“你们当真是见到了李逸被抓在她的手中么？”

长孙泰道：“怎么不真？我还听到殿下呻吟的声音呢，敢情是伤得很重，所以一直躺在车中没有露面。”长孙璧插口道：“那妖女定是要将他解上长安，领功请赏，咱们可得赶快去救。”谷神翁问道：“车上还有何人？”长孙璧道：“还有一个小丫环和一个驾车的汉子。”谷神翁沉吟不语，似有什么心事令他很是为难，长孙泰心直口快，冲口说道：“我妹妹可以赢得那小丫环，我可以赢得那驾车的汉子，谷老前辈，你只要能和那武玄霜斗上百招，我们击败了敌人之后，就来帮你，何须惧她？”谷神翁哈哈笑道：“我生平纵横南北，对付任何强敌，也从来未请过朋友助拳。那丫头武功虽然厉害，在一千招之内我确是没把握胜她，到了一千招之外，嘿嘿，老朽自信还可以将她降伏！”长孙泰道：“那更好了，何以尚有犹疑？”谷神翁叹口气道：“可是我已答应了一位朋友，今后不再使剑了！”

原来谷神翁那日被天山符不疑将他引走，两人另外到峨嵋千佛顶去比了一场剑，结果斗了一天一夜，是符不疑胜了一招。符不疑取笑他道：“你在金顶的英雄会上赢不了一个小姑娘，如今又打不过我，你自己说该怎么办？”谷神翁在英雄会之后，早已心灰意冷，如今又被他一激，立即拗折长剑，发誓终生不再使剑去对付敌人。

长孙兄妹面面相觑，他们知道象谷神翁这样大有身份的人，一言即出，那就是永无更改之理。心中均在想道：

“糟糕，谷神翁不肯帮忙，我们的招数练得再熟，恐怕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”要知长孙璧起初虽不认输，但她还有自知之明，谷神翁刚才在举手之间便能将他们的剑夺出手去，而听谷神翁自言，非到千招之外，不能赢得了那个武玄霜，如此说来，自己如何能是人家对手？

但见谷神翁沉吟半晌，忽地双目一睁，说道：“李逸是我摔他出来的，我可不能让他落在武则天手中。我既不便动手，只好再去麻烦老朋友了。好吧，你们现在就跟我来！”长孙璧问道：“谷伯伯去邀请的是哪位老前辈？来得及吗？”谷神翁道：“金针国手夏侯坚就住在这邛崃山中！”

长孙璧又惊又喜，原来这夏侯坚也是她父亲的好友，不但医术极为高明，武功亦是深不可测，只是他为人淡泊，不求名利，行踪飘忽无定，他也象谷神翁一样，与长孙均量有二十年以上不通音讯的了。故此，长孙均量受伤之后，会对儿女提起此人，说是只有此人可以为他疗伤，只是苦于无法寻觅。想不到他就住在这邛崃山中。长孙璧喜出望外，想道：“这真是双喜齐来，不但可以请他去救李逸，而且还可以请他帮助父亲恢复武功。”

一行三众，便即登山，但见山峦起伏，幽涧重云，清灵之气，不减峨嵋。山坡上几座平房，依着地形起伏之势建造，外面有红墙围绕，青藤盘瓦，一看便知是高士所居。有一条人行路直通到门前，路边秀草没胫，榆柳成行，门前还有一个草坪，花草树木修剪得甚为齐整，那自是主人有意经营的了。

园门虚掩，长孙兄妹随着谷神翁进去，触目所见，皆是

奇花异草，幽香扑鼻，一个白须老者正在指挥着一个药僮，在浇水灌花，一见谷神翁便即嚷道：“老谷，你又给我招揽些什么事情来了？”

谷神翁道：“长孙世兄请医生来了。”长孙兄妹便即上前请安，夏侯坚一听是故人子女，十分欢喜，哈哈笑道：

“原来均量兄也与我同隐川中，要不是你们到来，我还当真不知呢。有什么事要请医生？”长孙泰将父亲受伤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夏侯坚再详细询问了一些伤后的症状，叹口气道：“要是他刚受伤之时便由我医治，那就好办，现在却是有点迟了。”长孙璧惊道：“连老伯也没法可想么？”夏侯坚道：“这种恶毒的暗器，若是及时疗治，即算本人有内功根底，也要十天才能恢复原状，现在嘛，最少可也得一年了。”在夏侯坚的心目之中，要医上一年才能给病人医好，内心已甚感不安，长孙兄妹听了，却是大喜过望。谷神翁笑道：“长孙均量本来要打算十年才能恢复武功呢。好，过两天我便去将他接来，请你悉心调治。”夏侯坚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我可以有个老朋友作伴了。”

谷神翁道：“还有一桩事情要麻烦你呢。”夏侯坚道：“你说说看。”谷神翁道：“救尉迟炯的徒弟。”夏侯坚道：“尉迟炯的徒弟生了什么怪病？”谷神翁道：“不是生病，是落入了仇人的手中。”将事情说了一遍，夏侯坚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去救？”谷神翁叹口气道：“可惜我已答应了天山老符今生不再用剑了。”夏侯坚大笑道。“你不干的事情却推给我干。你如今刚退出江湖，我则是早二十年前已退出江湖了。”谷神翁急道：“尉迟炯的徒弟名叫李逸，他乃是大唐的王孙。”夏侯坚淡淡说道：“我不管江山是姓李的还是姓武的，王孙也好，平民也好，争斗之事，我都不